

#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

## ——周口慈善爱心粥屋的那些人和事儿

记者 徐启峰 文/图

### 开栏的话

志愿服务,被誉为“温暖人间的最美风景”,是城市的文明底色。一座有温度的城市,一定是一座大美的城市。这温度就是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”所汇聚的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。

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程中,一大批志愿者团队和个人挺身而出,通过创新各种特色志愿项目,积极参与到政府公共服务事业中。“积沙成塔”所汇聚的文明力量,正在不断推进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。

即日起,本版陆续推出“志愿者风采”系列报道,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团队和个人,通过他们的志愿服务之路,展示我市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生动实践。

### 繁忙黎明 紧张备餐

9月6日早上3点半,川汇区药械厂退休工人吴新民准时醒来。喝下一杯凉白开,服下两片降压药,简单洗漱后,他骑车到离家不远的文昌大道爱心粥屋煮粥。

4点多,能盛近300碗粥的大锅里水汽升腾,吴新民把火调小了点儿——文火慢煮,大粥才有醇厚黏稠的味道。

5点,贾玉振、邵经歌、程素琴准时赶来备餐。葱姜切丝,冬瓜切片,热油炆锅,依次倒入香料、葱姜丝、水发木耳、冬瓜片、人造肉,大锅菜的香气弥漫。

5点半,其他7名志愿者陆续赶来,准备分餐。粥屋前,环卫工人、周边贫困老人慢慢聚集,这一天,有130多人前来就餐。

将近6点,志愿者常虹指挥人员排队领餐,队伍秩序井然。身强力壮的邵经歌健步如飞,来回端粥、菜,几位女志愿者一字排开,打粥、盛菜、发馒头,配合默契,行云流水,早餐很快分完。

领过餐,环卫工人各自骑向工作点,受疫情影响,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聚餐,而是带到工作点去吃。“又能吃到热菜热汤了,我们很高兴。”环卫工人张师傅说。疫情期间,爱心粥屋几度停运,他们非常怀念有免费热粥、热菜供应的早上,这几乎是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。

6点半,一番清洗后,粥屋落锁,志愿者散去。贾玉振是川汇区某局工作人员,周口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,他要值早7点半的志愿岗;常虹要去学校上班,今天有课;有人去张罗自家的门店生意;有人送孙子孙女去上学…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。晨风吹过,那一阵繁忙似乎了无踪影,但是寒来暑往、风霜雨雪,这座城

市已经记取了他们的容颜——周口慈善爱心粥屋志愿服务队。

### 凡人小善 五年不辍

2017年,太康县爱心粥屋的善举已经闻名全国,范可(周口慈善爱心粥屋现任秘书长)带着朋友十几人来到太康县,为爱心粥屋捐款捐菜,准备做第一次志愿者。

那是暮春,早上6点钟,粥屋前围坐了200多位环卫工人及弱势群体,志愿者把做好的粥、菜端上桌,脚步轻盈,服务细致入微;就餐者感恩而坦然,餐后把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施与者与受施者,笑容温暖纯净,涤荡着周口志愿者的灵魂。“太震撼了,太感动了,周口中心城区的环卫工人更多,我们也能创建类似的爱粥屋。”他们有了这样的想法。

太康爱心粥屋志愿者知道他们的想法后,提醒说,这是个细水长流的善事,你们有长期志愿服务的思想准备吗?如果筹不到足够善款,需要个人垫钱,你们能支撑多久呢?

范可一行深入探讨,自认有时间、有余力、有资源去帮助别人,周口爱心粥屋一定能做起来。“如果不去尝试,我们会很遗憾。”志愿者们达成一致意见。

首先是善款筹集。他们建起爱心粥屋志愿者群,发动各自亲友加入,亲友团很给力,纷纷捐款捐物,爱心粥屋很快筹得第一笔善款。志愿者们们在八一大道北花园附近租了1间门面房,买来厨具、餐桌、食材,一家地产公司还赞助了上百套餐具。万事俱备。当年7月19日,爱心粥屋正式开张了,第一天就有上百名环卫工人来就餐。以后人数越来越多,孤寡老人、留守儿童、流浪人员也来就餐,他们一概不拒。2018年,爱心粥屋在沙南开了一家分店,服务更多的弱势群体。两个粥屋,最高峰时一天迎来500多位就餐者。

“粥屋能够顺利运营,志愿者的无私捐献很关键。”爱心粥屋发起者之一邓文英说,他们总共组建了5个爱心红包群,群友达到700多人,爱心粥屋运营所需的费用,大多数是志愿者捐赠出来的。他们从来不在群里劝捐,捐赠全凭心意,一般在1元到10元之间,积沙成塔,涓滴爱心支撑起爱心粥屋。经济富裕的志愿者,家里遇到喜事,就包粥一天或数天。包一天粥的费用以前需要300元,随着就餐人数增加,现在包粥一天要500元。一位不愿透露的志愿者在自家晚辈结婚时,捐赠6000元,创下包粥最高纪录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每有包粥发生,群里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息,大家纷纷向包粥人祝福,“好人一生平安”。

社会捐赠常常不期而至,近年来送米、面、油、菜的单位和个人日见增多。衣食苟给足,礼义自此生,经济社会的发展,让爱心粥屋得到更多应援,走得更远。

当然也离不开政府职能部门及慈善机构的支持与监督。“范可说,“上级部门提供了很多帮助,也督促着我们规范运营,时刻提醒着我们,要慎始敬终,把这份爱心持续传递下去。”

一支相对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对于爱心粥屋同样至关重要。爱心粥屋一周营业6天(周日歇业),把它运营好,需要持久的热情、绵长的耐力。时间考验着世间一切,包括爱心。一些志愿者,因为种种原因,慢慢淡出团队,这都可以理解,爱心不应该成为他们的负担,只要为爱心粥屋作过贡献,他们都值得感谢。令人欣慰的是,更多的新人不断加入,志愿者团队一直在壮大。

沙南沙北两个粥屋,每个粥屋每天需要十多名志愿者,负责采购、熬粥、煮菜、分餐、清扫、清洗工作。每天早晨最晚5点半,志愿者就要到队,20多位铁杆志愿者成为服务的主力军。刘二海、喻萍、吴新民等志愿者,每



爱心粥屋志愿者在分餐

次值勤都在早上4点准时赶到,生火煮粥,尤其是冬天的早晨,十分难得;

车国防、贾玉振、苑述光、孙晓丽等志愿者擅长厨艺,一周值勤少则两三天,多则全周无休;

爱心粥屋宣传委员彭艳是一家养发馆的老板,生意很忙,每天都要抽出大量时间,整理文字、图片,做出视频,及时播报;

舞韵舞蹈团团长刘文红带着团里姐妹,每周六在沙南粥屋值守,还经常捐菜捐物;

……都不过是凡人小善,但是乘以时间的系数,5年迢迢走来,这份爱心,厚重如山。

### 米粒之花 牡丹之艳

“一开始是爱心,到后来就变成了责任。”邓文英说,爱心粥屋坚持这么久,有赖于每个志愿者的精心维护,把这张公益名片越擦越亮。

5个爱心红包群都有一名记账员,她们每天晚上都要仔细统计一笔笔捐款,及时公布收支明细,把每一分

善款的去向交代得清清楚楚。魏亚丽、石玉清两位大姐不仅是勤勉的志愿者,还是大家信赖的记账员,她们说:“信息透明了,大家捐款心里也就敞亮了,爱心粥屋永远都是明白账。”

今年8月,文昌大道一家属院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,爱心粥屋受到波及,被迫停运。9月初重启时,志愿者们发现,以前存放的大米生了虫子,“虫子不多,放在自己家,淘洗一下,将就着也能吃,但是面向社会供餐,不能有一点含糊。”他们达成一致意见:倒掉旧米,买进新米。

他们的慈善脚步还走出爱心粥屋,为周口马拉松、省运会、残运会等大型赛事提供志愿服务,熬制的姜茶广受好评;持续参加“金秋助学”“希望工程圆梦行动”,为贫困大学生捐款;积极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,派出多支队伍义务打扫卫生……在周口众多公益组织里,爱心粥屋的活跃度极高。发生在今年6月的那次搬家经

历,让志愿者们深深感受到,他们不仅是在服务他人,做公益也成为他们的精神依托,爱心粥屋在他们心里的分量,很重!

北花园就餐点是爱心粥屋的起点,坚持了近5年。今年6月9日,粥屋拆迁,他们被迫搬家。搬家那一天,志愿者们来了很多,手拉肩扛,有说有笑,但是眷恋与不舍都在脸上写着。落上门锁,邓文英悄然落泪,大家寂寂无声。彭艳在每日播报里写道:两扇门,一把锁,带着1825个黎明,永久封存!怎能忘记旧日欢乐时光,辛勤付出,甘之如飴。他们常以苔花自喻: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

他们很快在文昌大道找到了新房子,位置更好,服务更便利,当然租金也贵了一些。疫情平缓,粥屋重启,一切都回到他们熟悉的节奏。

岁月缱绻,葳蕤生香,这一碗粥的温暖,还在散发! ①6

## “志愿者风采”系列报道之一

# 余家杂技:“中国杂技之乡”的人才摇篮

记者 刘彦章 乔小纳 /文 刘俊涛/图

是前文提到的东汉陶戏楼出土的地方,这是奇妙的历史缘分。据余家家谱记载,清朝中叶至今,余家杂技传承至今已载有250余年历史。“余家杂技”以兼容硬功、软功、魔术、马戏、杂耍等基本内容为特色,保留的传统节目有“上刀山”“过火海”“古装马术”“柔术滚灯”等20余个。在民国初年,袁世凯的岳父、大财主于整,曾邀请“余家杂技”第九代传人余思明带班在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演出余家祖传绝活“上刀山”,所展示的各种惊人技巧轰动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前往观看。

到余帅这一代,家中兄弟姐妹6人全部从事杂技,1962年出生的余帅6岁跟随舅舅张金名学习杂技。走南闯北20余年后,余帅逐渐成长,携余家杂技团走出国门,先后到韩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缅甸、摩洛哥等国演出,成为中国杂技界的一面旗帜。2000年,余帅在北京参加中国杂技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,当时的中宣部长谆谆叮嘱:“杂技作为国粹,要发展好、传承好、创新好,把下一代培养好。”

一语点醒有心人。彼时余帅已经意识到传统杂技团常年在外地奔波,导致了在周口渐无人知的局面,本地群众基础逐渐薄弱;加之经常流动演出带来人才分散、流失的弊端,造成杂技人才培养困难;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,杂技团在招募新人时经常面对家长“吃了这几年青春饭,今后怎么办”的顾虑,很多好苗子招不来。该怎么才能既契合时代要求,又有利于杂技的传承呢?余帅思考着。

从北京回来后,余帅向省杂技协会汇报自己的困惑。这时一名领导说:“要不要考虑在家乡办一家杂技学校?”

对呀!余帅灵光乍现。办所学校能保证孩子们训练的同时接受九年义务教育,前途有保障;人才可以集中培养,还能在家乡打造知名度。带着美好愿景和满腔热情回到项城后,余帅立即和兄妹几个商量着在当地办一家杂技学校。经过数年努力,余家倾其所有,项城市杂技艺术学校终于在2005年建成,当

年招收第一届学员30余人。当时谁也没想到,这簇在豫东平原上点起的杂技教育小火苗,会在17年后达到在校杂技学员500余人、具有中职办学资质、全国杂技教育第一大阵营的规模。

### 练杂技学文化花开并蒂 全免费重培养高端人才

在今年教师节、中秋节“双节”即将来临之际,记者一行走进余帅创办的学校。历经更迭,曾经的项城市杂技艺术学校如今成长为项城市第二中等职业学校,占地38亩,除了杂技与魔术表演专业,还开设有计算机应用专业、舞蹈表演专业、社会文化艺术专业、艺术设计及制作专业。“余家杂技”的大旗也交到余帅的儿子、第十三代传承人余伟华手里。

穿过学校大门后左转,进入1号训练大厅,瞬间就被杂技世界淹没:大厅里有60多个孩子,年龄7到12岁不等,有的在练滚人技巧,有的在练抛物技巧,有的把草帽耍得出手如飞……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象,校长余伟华介绍道:“这些是杂技中的中等技巧训练,是完成基础训练后可进行的项目。”

离开1号训练大厅,在美丽校园行走一段,就来到2号训练大厅,这里是专门训练《空中大飞人》《大飞轮》等大型、高难度杂技节目的地方。在专业防护网上,训练《空中大飞人》的小演员们凌空飞驰,跳跃旋转,赢得了教练的肯定和同学们的掌声。记者了解到,即使是天赋好的孩子,苦练《空中大飞人》至少也需要3年时间。

在综合教学楼1楼,是一间间杂技基础训练教室,专门训练基本功。每间教室十几名孩子配备一名专业老师,在指导和保护下练习。一名小朋友刚练1年,就向记者展示空手连翻数个跟头的“绝技”。询问间,学校杂技教师来自全国各地,有在“余家杂技”练成后转型成教练的,还有从开封杂技团、河北吴桥等地聘请的都

是成绩耀眼,经验丰富的优秀教练。河北吴桥人尹祖军刚到项城当老师3个月,今年47岁的他已从从事杂技39年,其单年技巧曾经获得过第十三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金奖。当问到为何要从北边的“杂技之乡”跑到南边的“杂技之乡”,选择余家杂技学校,尹祖军回答:“慕名而来!”

为了解孩子们上文化课的情况,记者来到杂技与魔术表演专业文化课教室。在这里,教授文化课的罗老师向记者展示了一张课程表,7至9年级学生的课这样排列:每天都有早读,周二、四、六下午安排上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思想品德、历史、地理等与普通中小学及中职教材同步课程,周三、五、日晚上安排有晚自习。“这些文化课是针对杂技学员特点制定的,孩子们都有学籍并在教育部备案,这样他们毕业即有中专学历,为他们以后学历提升奠定基础。”罗老师说。

据余氏父子介绍,学校的杂技与魔术专业全国招生,年龄7-16岁,一经录取免收一切费用,包括学费、食宿费、书杂费、服装费等全免。“我们粗略核算,每个孩子每年投入2万多元,从入学到毕业,需要花费15万余元。”余伟华说。学校与全国30多家文化旅游演艺企业签订了定向培养协议,并采取校内训练与校外实习相结合的培训方式,分期分批安排学生到宋城演艺、方特欢乐世界、横店影视城等地实习就业,与家长签订就业合同,保证就业率100%,成绩特别优秀者推荐出国演出,旨在培养全世界紧缺的新型杂技艺术人才。“我们以培养‘高、精、尖’艺术人才和‘一专多能’人才为目标,确保高端就业。定位高才能越走越高,周口杂技的形象才会越来越好,发展前景才会越来越广阔。”余帅说。

从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的余伟华告诉记者,他小时候练杂技,长大了学美术,现在帮助爸爸管理学校,丰富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全面发展思维。在项城市第二中等职业学校,杂技学员要上舞蹈课,舞蹈专业、社

会文化艺术专业学员也要练习基本杂技技巧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将来文化课老师会变一手魔术也不稀奇。

### 应时代之需担社会责任 立古老大地促杂技新生

谈到学校,谈到学生,余氏父子的神情最为柔软。谈及学生的变化,他们讲述了“三兄弟”的故事。这三名兄弟是孤儿,由年迈的奶奶抚养,生活艰难。2006年起,他们先后进入学校学习,如今老大留校,月工资近万元,老二老三学成在外演出,每人月工资7000余元,现在学校还聘请他们的奶奶为生活老师,又领取了一份工资。这个家庭曾经步履维艰到现在月入两万多,转变非常大。如今三兄弟阳光向上,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。

“在脱贫攻坚时期,我和父亲始终秉承着办学初衷,始终坚持免费培养,免费吃住,不放弃每一名可造之才。因为‘余家杂技’不是一家的杂技,我们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,创造更多就业机会,帮助更多家庭脱贫,为周口、为河南、为国家培养更多杂技人才。现在国家进入乡村振兴阶段,这意味着我们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and 承担更重的责任,而且周口对文旅文创产业越来越重视,我们一定不负众望,培养更多学生、好好培养学生,发挥‘余家杂技’的产业价值,让周口‘中国杂技之乡’这张文化名片传播得更加广泛、更有品位、更有魅力。”余伟华说。

下一步,余氏父子计划扩大办学规模,努力建设成为高职院校,让练杂技的孩子拥有大专学历。“目前杂技专业最高学历只有中专,孩子们要上大专只能攻读舞蹈、戏曲等这些关联学科,如何提高杂技专业教育层次确实是当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,杂技发展之路任重道远。”余帅说。

采访结束,恰逢练杂技的孩子们吃过午饭从食堂出来,他们身着“余家杂技”统一服装,从刻有“校训、校风、学风”的围墙下走过,带着自信的神情和风采走向周口杂技新的未来。 ②16



走进“校训、校风、学风”墙下的余家学员

文化与国脉相牵。在“文化自信”的征程上,杂技是中国的国粹。

作为集“惊、险、奇、美”于一身的中国特色舞台艺术,杂技拥有悠久的历史、传承的根脉、广泛的群众基础,是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,散发着独特又璀璨的光芒。

文旅兴一方产业。在助力“道德名城·魅力周口”的建设过程中,杂技正在成为周口的骄傲。

1977年8月,在项城县(今项城市)秣陵镇邮电所院内,出土两件珍贵的东汉铅釉红陶戏楼,其中一件中的人俑,右腿前弓,左腿跪地,右手心一弹丸作欲上抛状,左手掌平伸向上,似一弹丸已经抛出,双目仰视空中的弹丸。这古老杂技“抛丸”的形象,是近2000年前这门艺术即存在于周口的证明。

### 直面问题谋求发展出路 办杂技学校显传承初心

余帅的老家是项城市秣陵镇,正